

讓開口獅活起來 黃清浩

布家獅藝陣協會致力扎根教育 快樂當傻瓜

●王蒂鷹/報導

來過黃清浩家裡的人，必定忘不了進門就映入眼簾的一切：一面用客家花布妝點的三角旗幟，陳列在客廳中一整排參賽獎盃，牆上掛滿了一張又一張認證獎狀、感謝狀和比賽表演的照片。更特別的是，一尊將近八十年歷史的開口獅，保存良好地擺放在櫃子上，色彩依舊鮮豔，但隱約可見歲月的痕跡。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無非是當黃清浩提起「開口獅」時，雀躍生動的表情和眼中散發出的熱忱。

黃清浩目前擔任中華布家開口獅藝陣協會的理事長，也是開口獅專家。開口獅又稱為布家獅、客家獅或武夷獅，是傳統民間技藝之一，最早可追溯到晉朝，發源自山西、陝西兩省，後來當地的客家先民大舉南遷至福建、兩廣等地，輾轉又攜家帶眷渡海來台，開口獅也跟著移入台灣，西元一八二四年傳到雲林。

早年基於防禦盜匪、強身健體的理由，雲林縣各個鎮鎮都有武館的設立，著名的西螺七墩傳奇—阿善師也是其中之一。那時因為傳授開口獅的祖師姓布，這項技藝就被稱做「布家金獅陣」。黃清浩繼承了父親留下來的武館，就是布家開口獅。經過十幾年的規劃，他於二〇〇九年正式成立中華布家開口獅藝陣協會。

小孩過獅嘴 佑平安保富貴

●王蒂鷹/報導

目前台灣還看的到開口獅的團體已經越來越少。黃清浩表示，他們現在出國去外縣市表演的主角大都是開口獅。表演一開始獅子會咬一顆柳丁或是橘子，觀眾們都是搶著要，因為可以求平安。

而表演的重頭戲就是「小孩過獅嘴」，讓小孩子從張大的獅口鑽過，大家覺得新奇有趣，都很喜歡看。但其實現在民眾大都不曉得，過獅嘴還可以保佑孩子平安、將來大富大貴。這些都是珍貴的民間習俗，可惜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被人們所遺忘。

黃清浩說傳承推廣開口獅面臨兩個壓力，一個是完整保存，另一個是籌措經費，有時覺得很辛苦，也會被別人笑傻，但自己就這麼固執地想要一直做下去。

他笑說也許自己真的是一個傻子，不過，能看見節慶時熱熱鬧鬧，獅子齊聚一堂賣力演出，民眾開心歡騰、共襄盛舉的畫面，自己就感到很高興，覺得一切值得了。



黃清浩拿著近十二斤的獅頭，看起來特別有架式。(王蒂鷹/攝影)

獅藝陣協會，近幾年協會成員參加各種比賽和表演，除了開口獅之外，還結合了舞龍舞獅、拳術和藝陣等民俗技藝。

布家開口獅和一般台灣舞獅活動中常見的廣東獅最大的不同，就是獅頭本身是用錫、青銅等材料製作，上頭繪有八卦圖案，獅嘴設計成可以打開的形式，張開至最大甚至可容一個小孩鑽過去！雲林縣的獅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兩個耳朵又大又翹，十分俏皮。

出身武館 練出好功夫

因為家中開武館，黃清浩從小便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拳術，國小五、六年級開始，每天天還沒亮就被父親從床上挖起來，接受一對一的指導，晚上則和大人們同時練拳。

「三句話描述當時的心境：第一句—可憐，第二



「獅和尚」是一套傳統的舞獅套路，和尚的面具接上了現代的客家花布，別有一番味道。(王蒂鷹/攝影)

句也是可憐，第三句還是可憐！」黃清浩生動地形容，那時光是基本的武術拳法就學了一個多月，等於被打了一個多月；訓練馬步，被嚴格要求腳不能外撇，要內翻；體能訓練也不馬虎，做不好就打、就揍，每天都被父親押著練習，令他覺得相當枯燥之味。

黃清浩說道，老爸教小孩都比較嚴厲，因為心裡想著望子成龍，要把自己接受過的所有教育、知識和技藝都寄託在兒子身上，希望兒子以後能比自己更好、更精進。「雖然聽起來是專權了點，但是，對！傳統技藝就是要嚴格要求，學成之後才能保有原始的味道！」黃清浩理解地說。

也因為從小的嚴格訓練，年僅十七歲，黃清浩就開始教武館，憑那時的功力要教一般的小孩子是綽綽有餘。從基本武學開始練起，大概半年後練成八成，經過父親的驗收，就開始訓練兵器，接著是對練。十幾年後父親去世，武館的責任就落在他身上。

傳承使命 走出新路線

擔下了家傳事業的重擔後，黃清浩左右為難，考慮了很久。因為近年來台灣快速的現代化，雲林各地的武館也漸漸沒落，接二連三倒閉閉門。自家的武館經營多年，也面臨到一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到底要繼續教，還是不教？黃清浩心想，時代變了，這項技藝很難維持下去，但如果不教的話，這些傳統就沒有了、消失了。他的父親生前曾說：「教武館不值得」，想起來真的很心酸。他說，很多比他們優秀、武藝更加高強的武館都倒了，他們也只是硬撐下去。

之所以會持續地把武館做下來，到後來成立中華布家獅藝陣協會，動機只有一個：「就是傳承」。黃清浩笑笑的說，現在教小朋友也不像以前了，教學要求新、求活潑，還要把訓練融入遊戲裡。表演要扛一個大概十幾斤的獅頭，肌耐力、容忍力和服從力是一定要的，因此基本的體能訓練不能輕忽，就像當兵一樣，可是太嚴格現在的小朋友又吃不消。他說，現在在教小朋友表演的內容還是他當初學的一半而已，再教下去他們體能不能負擔，但是實在很想趁自己還有能力、體力、時間，記憶力也不錯的時候把它傳下去。

免費教學 歡迎中輟生

拳術、開口獅的教學過程不收半毛錢，協會就靠著教育部、客家文化委員會以及表演機關的經費補助來維持。黃清浩說，這也代表這個協會受到承認。協會目前正努力擴大招生，並打算招收中輟生，「想要走正途就來我這邊，我只要求一項，就是品行端正，其他身高、體型、年齡、性別我都不限制。」

他強調，現在已經不是講究武術不外傳的時代，傳統技藝要學著走出來，不能故步自封，這樣才能精進。就算自己是繼承傳統武館體系下來的，也不會規定誰可以來、誰不能來，女生也不要緊，客家還是閩南也無所謂，這樣這個圈子才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元。

「我們協會現在什麼都有喔！開口獅、台灣獅、廣東獅，要舞龍也可以。」說到開口獅，黃清浩的眼睛就發亮，他說目前在考慮要成立一個獅子館，把舞獅都收集起來。每尊獅頭都有生命力、有靈魂，獅頭開光的時候會請獅神，開光後就不能隨便給別人碰觸，因為獅子此時就代表已有擁有者。

廢棄獅頭 自己會裂毀

神奇的是，獅頭是師傅用手工自己打造的，做出來的獅頭會和自己很像，「舉例來說，這邊有一尊獅頭他的嘴巴是翹起的，當年擁有它的師傅也是，他的嘴巴也很翹。」黃清浩說，現在很多武館都荒廢了，獅頭也被棄置在一旁，但獅頭有神靈，當它知道自己不會再被使用，就會自行破裂而毀壞，看了就令人心疼，因此他想要把舞獅通通收集起來，好好保存，也算是一種歷史價值。

「這個東西要是斷了，以後就再也看不到。」黃清浩說道，現在是一個追求新求變的時代，他們的表演也會嘗試用鮮豔的客家花布去代替以前用棉被套來製作的獅腳，表演者也會穿客家花布做的衣服，以亮麗新穎的外表來引起民眾觀看的興趣，一方面保存傳統，一方面要創新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他語重心長地說：「像這種保留傳承的工作一定要有人去去做，不然到時候就只剩一些年紀大的老師傅在回味：「唉呀！想當初我舞起獅子來啊！飛天又遁地哩！」」



客家開口獅的嘴巴是方型的，又稱作方獅。(王蒂鷹/攝影)



黃清浩蒐集很多種獅子，圖為台灣獅。(王蒂鷹/攝影)

沒落的產業 不能失傳

徐玉明 再現天然漆芳華

●林伯勳/報導

每一位藝術家都想要創作更好的作品，「埔里龍南天然漆博物館」創辦人徐玉明也不例外。不過創作所仰賴的並不是一瞬間的靈感，而是日常生活中經驗的沈澱累積，就像種樹一樣，需要一段漫長的過程，沒辦法一蹴而就。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徐玉明發揮客家人質樸堅毅的精神，堅持要讓天然漆這種傳統技藝傳承下去。

技藝傳承 設博物館

徐玉明出生於一九四七年，是苗栗縣頭屋鄉的客家人，但後來因為父執輩要學習製漆的手藝而搬到南投埔里，他從三、四歲開始，就一直「與漆為伍」。徐家剛到埔里時，因為人生地不熟，事業經營不善，一開始的生活相當困苦，除了作漆外，還必須兼營其他副業才能勉強維生。

在困苦的環境中成長，徐玉明從父母身上體悟到



龍南博物館內還有特別的野漆樹。(林伯勳/攝影)

客家傳統的硬頸、務實精神。他深深感受到，在製漆這門技藝當中，有許多的原則與客家相類似，那就是「一步一腳印」。

一般漆的成分是由聚乙醯胺、丙烯酸酯類等化學物質所組成，而徐玉明則堅持使用萃取自安南漆樹、山漆樹、台東漆樹等植物樹液製成天然漆，甚至開設博物館來保存珍貴的天然漆製品與工具，讓更多人認識天然漆。

雖然在一般人眼中，製作漆已是沒落的產業，但徐玉明認為天然漆不像化學漆，放久了會龜裂，而且近年來養生之風大行其道，對身體有益的天然漆因此非常有未來性，所以徐玉明堅持使用天然漆進行創作。他在一九七七年入選台灣省美展的作品「太宇飄」，就是利用繩子與天然漆所創作出來的作品。

徐玉明表示，他原本只從事製漆，從未想過以漆來創作藝術品。當初會創作太宇飄，是因為與一群藝術家們相處時，突然想到別人能，自己為何不能呢？

不過，徐玉明對於藝術創作有相當獨特的見解，並不受限於既定的框架。他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隨時離開、隨時投入，而且因為暫時離開後又再次回來進行創作時，能夠擁有與先前不一樣的看法。對他來說，創作過程就像是在養小孩一樣，沒辦法預料到這小孩未來會變成怎樣，不可能一直堅持原本的教育方法，必須要隨時調整，不過方向大致上是不變的。

徐玉明說，自己的藝術作品想表達的意境，是從整個宇宙的角度來看自身，再回到從自身看萬物，如此一來就能夠有嶄新的角度。

根留台灣 拒絕赴日

徐玉明的家族四代都從事製漆的行業，見證了台灣製漆業從興盛到逐漸凋零的過程。因此二十多年前起，徐玉明開始收集且保存了許多與台灣製漆歷史相關的文物，現在在他的天然漆博物館裡，就展示了描金漆畫、脫胎漆器、漆雕等珍貴文物。徐玉明希望以後的台灣人，能夠了解台灣有關製漆的歷史。

樸實、好客、熱情 就是這麼「客」

●林伯勳/報導

經營埔里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的徐玉明，是出身於苗栗縣頭屋鄉的客家人。雖然事業成功，卻不見徐玉明於自身的穿著上花太多的心思。第一次去採訪時，徐玉明穿著黑色西裝褲、灰白色底上有紅與白二色交雜的閃電圖形上衣。隔了一個禮拜再次的拜訪，他的穿著依舊如此，展現出客家人的樸實。

不過，徐玉明接待來自四方的客人時，可看出他做為一個客家人熱情好客的性情。不論是怎樣的客人，徐玉明總是能夠找出客人們心中所期待

的事物投其所好，讓每位造訪天然漆博物館的客人，都能心滿意足。徐玉明提到，在博物館剛成立時，總因為缺乏經驗，所以常常無法投客人所好，但經一步一步地累積，學習導覽，現在每位客人都能夠收穫滿滿而歸。

在日常生活當中，徐玉明與家人們的溝通大都是使用客家話。在談到對於孩子的教育時，徐玉明表示他並不期待孩子們有什麼傑出的表現，他只求他的孩子們能夠做個好人就夠了。雖然女兒並不打算接手他的事業，但徐玉明並不感到遺憾，因為博物館的事業將有家族輩接手，會讓天然漆的傳承繼續下去。



開設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的徐玉明，是個外表質樸的客家人。(林伯勳/攝影)

史。

事實上，台灣的製漆業已逐漸沒落。依據徐玉明的說法，現在龍南已是全台灣僅存還有在製造天然漆的地方了。也因此，曾有日本人重金禮聘徐玉明到日本製漆，並應允會為他準備好一切所需的工具以及土地等，但被徐玉明一口回絕。徐玉明認為，台

灣的製漆業是屬於台灣的東西，就應該留在台灣，而且要把它發揚光大。

尋找博物館展示品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徐玉明很慶幸為台灣保留了歷史文物，而他也因此結交了更多朋友。徐玉明記得，當初有個同業因為中風而沒辦法再繼續製漆，所有製漆的工具都放在外頭任憑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徐玉明找到他，並藉由他口述，將他製漆的經驗一點一滴全都記錄下來。那位業者當初已經無法自行謀生，原本是打算將製漆工具全部以五千元便宜價格賣給徐玉明，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希望徐玉明將來在整理台灣漆的歷史時，能夠為他記上一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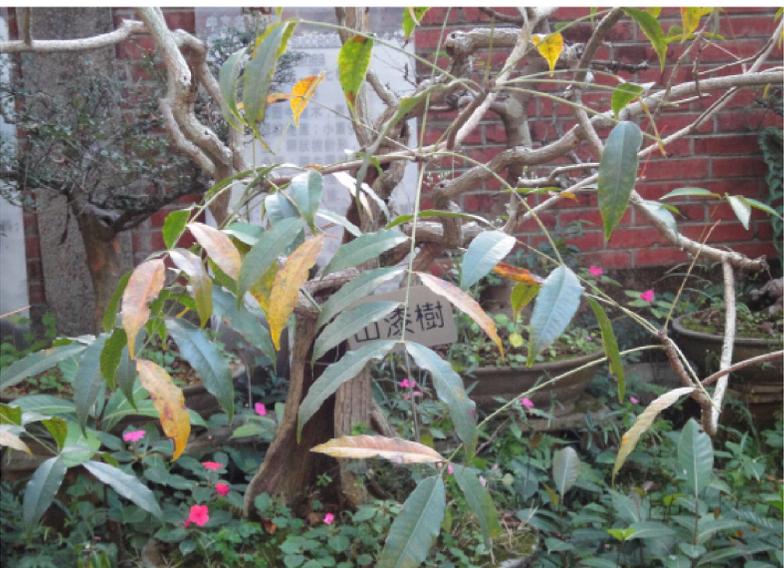
不過他的那些工具遠遠超過這個價值，徐玉明因此付了三萬元給他。徐玉明說，「同業原本就是朋友，我們自己的能力能幫到多少忙就盡多少力吧」，他至今還記得當初那位業者捧著錢的雙手是不斷地顫抖著。

地震無情火 都打不倒

除了經營上的挑戰外，天然漆博物館也歷經多重考驗。徐玉明指出，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地震，導致了博物館的建築主體受損，像是地基的部分就有根橫梁要挖開處理，而且有好幾根柱子要穿鐵衣來固定，免得柱子因內部受損後無法支撐屋頂而歪曲。而在二〇〇七年的火災發生後，許多從全各地蒐集到有關台灣製漆的工具及記憶，都隨著火焰而消逝，讓他十分惋惜。

不過這一切打擊，並未讓徐玉明心灰意冷。徐玉明認為，人是永遠無法追上潮流的，因此人們想要成功就應該先做好準備，等待機會來敲門。他強調，早些年因為一般的製漆師傅認為天然漆太過麻煩而不選用，使得天然漆工廠紛紛關門，但徐玉明相信風水輪流轉，終有一天天然漆會再度受到消費者青睞。

目前徐玉明藉由網路、報紙、電視等傳播媒介，將埔里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的資訊傳播給社會大眾。他最希望的是能夠將台灣漆的歷史保存下來，讓子孫都能了解這段過去。



龍南博物館內種植多種台灣天然漆樹，圖為山漆樹。(林伯勳/攝影)